

奋斗之歌

柏乡,是一个小县,人口不到20万,面积260余平方公里。作为一种花卉,牡丹之于柏乡的分量已远超过它的观赏功能。它是一个象征,意义之大,远非几句话能说得清。

刘禹锡写过《赏牡丹》: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柏乡虽是县,却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县。虽比不得京城,但花开四月,同样倾国倾城。

早前,曾就邢台地方文化向刘顺超先生请教。刘先生是一位勤奋且有建树的文史学者。他特意提到柏乡,聊起这里的小里冈古文化遗址、古都城遗址、冯唐墓、魏裔介墓以及国内罕见的唐代石佛等,还特别提到了“邺上之黍”。

古时封禅,祭祀天地需四种祭品,“邺上之黍”即为其一。刘先生说:邺,是历史上高邑与柏乡共用的一个名字。柏乡曾一度并入高邑,后复置。

为什么称为柏乡?《六书精蕴》中说:柏,阴木也。木皆属阳,而柏

向阴指西,盖木之有贞德者,故字从白。白,西方正色也。柏人,是指这里有有德之人,柏乡,是指这里是有德之乡。它承载的历史文化,带给人们的柏乡侯国,《太平寰宇记》载:取汉柏乡之名。

千年孕育,文化昌明。了解得越多,越觉得这是一方不一样的土地。它承载的历史文化,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味道。更何况,这样一片有灵气的邺上之土,育出了国色天香、百花之王的牡丹,又给厚重的文化底色增添了一抹芬芳。

柏乡汉牡丹园在北郝村,是弥陀寺旧址。园内七株汉牡丹,距今已有两千年,比洛阳牡丹还要早几百年。

花开多在谷雨时节,红者如霞

白如雪。花开满城春,汉牡丹园内花海人潮。这里已连续举办八届汉牡丹文化节。因疫情影响,今年改为云端赏花,名家名角、网络红人,视频互动,彼此祝福,比往年还要热闹。

据《柏乡县志》记载,汉牡丹曾

牡丹之歌

长到两米高,枝粗如椽,同株异花,花大如盘,红白相间。因牡丹生长较为缓慢,一年只长一寸,又有寸牡丹之名。汉牡丹可开出不同花色,不同花型,层次色泽多变,年年盛开年年不同。园中有一通清光绪十六年的石碑,上称汉牡丹“素有灵气,邑人以为神”。坊间素有“花开知国事”一说。

民间有传,西汉末年王莽篡政,天下大乱,刘秀被迫逃至柏乡,危难中他藏进弥陀寺院内枝繁叶茂的牡丹花丛中躲过一劫。刘秀即帝位后,不忘牡丹救命之恩,题诗颂恩:“萧王避难过荒庄,井庙俱无甚凄凉。惟有牡丹花数株,忠心不改向君王。”

如今的汉牡丹园,碑亭长廊互相衬托,新旧景观巧妙连接,680亩的园区内种有3万株牡丹,百余品种,另有芍药白如雪,红似火,黄如金,争奇斗艳。费孝通生前题诗:“汉代重气节,牡丹留正色。雍容见神姿,有幸伴君侧。”

离汉牡丹园不远的农田里,种

有三千亩油用牡丹。一朵朵洁白如雪的花苞,将大地装扮得纯净而素雅。

那是圣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,董事长刘焕锁是柏乡人,八年前,他从北京回到老家,倾尽积蓄和心力经营“美丽事业”。种牡丹、赏牡丹,加工牡丹籽油、牡丹花茶……刘焕锁的事业已然“花开满园”。

沏上一大杯“白牡丹”,只见透明的玻璃杯底蔷薇初开。抿一口,茶香清逸;端起来,品赏皆宜,回味无穷。刘焕锁说,他们加工生产的牡丹花茶茶已开始出口,牡丹籽油也正在被大众认可。“与现有的食用油相比,牡丹籽油的饱和脂肪酸——亚麻酸远超橄榄油。”

2016年,柏乡规划建设中国牡丹小镇。其以展现汉牡丹文化为魂,文化休闲旅游、民俗体验产业为主线,规划面积14平方公里,核心区为3平方公里,是省内唯一、全国独有。次年,牡丹小镇被列入河北省首批创建类和培育类特色小镇名

单,后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特色小镇。

年年繁衍,代代延绵。一花变花园,花园成花海。国与花、花与国,国花本色,燕赵飘香。牡丹之歌,让整个柏乡的面貌因此不同。

很多改变始于牡丹但不止于牡丹,牡丹产业的繁荣顺势影响到各个产业,以文化穿线,形成文城、文旅、农旅、商旅全面融合的局面。天下无双品,人间第一花。牡丹硕大饱满,艳而不俗,与柏乡的生长脉络密切交织。

牡丹已不再“一花独秀”,随着“梅园”“竹园”“月季园”雏形初显,柏乡将实现四季有花,“景点旅游”向“全域旅游”的转变愈发提速,老百姓成为最大受益者,富了头脑鼓起口袋,旅游这碗饭越吃越香。

茶烟轻腾人情坐。看似不起眼的牡丹,竟氤氲起一种遼远的文化,蓄积起一笔无形的财富,悠悠千年,伸手可触。为此,就怀着敬畏的心情,在柏乡的土地上多站一会儿吧。

●李国文专栏●



“泥爱”的代价

□李国文

“泥爱”,属于古老的汉语词汇,当下已无人使用了。

明代李贤所著《古穰杂录摘抄》记载了一则笔记,起句为:“士奇晚年泥爱其子。”初读这里,顿觉“泥爱”二字陌生,但查辞书,遍觅不得。明代焦竑所著《玉堂丛语》一书,也谈到宰相杨士奇“泥爱”这件事,题目为《惹溺》。这个“惹溺”,同样也是一个罕见的、很少载于当代出版物的词汇。

看来,任何民族的文字语言,都是处在不停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,一些新的词语在产生,一些旧的词语在消亡。尤其进入网络时代,新事物不断涌现,新名词层出不穷。明代文人用的这个“泥爱”,便已埋葬在古籍中,很难在现代语言中复活了。

“泥爱”的“泥”,“惹溺”的“溺”,应该与现代汉语中“溺爱”的“溺”同音同义,也许,更接近于时下流行的“爱呆了”的意思。一个人对其子女,爱是正常的,尤其在其童年期,即便溺爱,甚至纵容,也是可能的。可惜,爱到不明事理,不问是非的程度,便是不清醒的“泥爱”了。

语言虽然古老,而且已经死亡,但所谓的为官之父,“泥爱”其不肖之子的社会现象,倒是没大变。明代这位“泥爱”其子的父亲,为有名的宰辅杨士奇,历事惠帝、成祖、仁宗、宣宗、英宗五朝,名列“三杨”之一的这位老先生,亲身经历了明代辅臣地位下降,又逐步提高的过程。若不是因“泥爱”其子杨稔,弄得声名狼藉,最后搭上老命,这位元老政治家的一生,本可以画个圆满的句号。

李贤这样写道:“士奇晚年泥爱其子,莫知其恶最为败德事。若藩臬郡邑,或出巡者,见其暴横,以实来告,士奇反疑之,必以子书曰,某人说汝如此,果然,即改之。子稔得书,反毁其人曰,某人在此如此行事,男以乡里故,挠其所行,以此诬之。士奇自后不信言子之恶者。有阿附誉子之善者,即以其实而告之。由是,子之恶不复闻矣。及被害者连奏其不善之状,朝廷犹不忍加之罪,付其状于士奇,乃曰左右之人非良,助之为不善也。而有奏其人命已数十,恶不可言,朝廷不得已,付之法司。时士奇老病,不能起,朝廷犹慰安之,恐致忧。后岁余,士奇终,始论其子于法,斩之。乡人预为祭文,数其恶流,天下传诵。”

对这件事,焦竑又有进一步的描写:“杨文贞子稔恶状已盈,王文端为文贞言之,遂请省墓,实欲制其子也。稔知,每驿递中,先置所亲誉稔贤。后扬言曰:‘人忌公功名之盛,故谤稔耳。’稔复迎于数百里外,毡帽油靴,朴讷循理,家中图书萧然。文贞遂疑文端妒己,还京师,出之吏部。”

鲁迅先生写过一首《答客诮》的旧体诗:“无情未必真豪杰,怜子如何不丈夫。知否兴风狂啸者,回眸时看小於菟。”为父亲者,爱自己的儿子,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类天性。然而,这种爱,超过一切,压倒一切,以致颠倒黑白,罔顾是非,那就害人害己,遗祸社会了。因为这位父亲,不是碌碌无为的人,更不是普通百姓,谁也不会加以重视。一个众所周知的大人物,养出这样一个被斩首的混账儿子,纵使别人相信他是被蒙蔽,是糊涂虫,不曾同流合污,也不曾狼狈为奸,也会成为历史上的一大笑柄,为人所不齿,被人所唾弃。

明代的何良俊,在其所著的《四友斋丛说》中,那批判的锋芒就直指杨士奇了。“杨文贞公之子,居家横暴,乡民甚苦之,人不敢言。王抑庵直是文贞同乡且相厚,遂极言之。后文贞以展墓还家,其子穿硬牛皮靴,青布直身,迎之数百里外。文贞一见,以为其子敦朴善人也。抑庵忌其功名,妄为此语。文贞后事。事败,乡民奏闻朝廷,逮其子至京,处以重典……”

所以说,官做得越大的父亲,如杨士奇,泥爱其子女,任其行凶作恶,听其胡作非为,那种后果也就越严重,对于社会的危害性也越可怕,付出的代价也越沉重。看来,这也是负责任者、挑重担者必须戒之、慎之的事情了。

这位明代贤相“泥爱”之祸,虽然是久远前的一页历史,但历史的价值在于重温,杨士奇的“泥爱”,确实是一面值得照自己的明镜。

去咖啡馆的路上

□张达明

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,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是:“我不在家,就在咖啡馆;不在咖啡馆,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。”其实,喝咖啡已成为当地人须臾不可分割的生活乐趣。

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叫“咖啡棚”,坐落于辛格大街,内部装潢呈现土耳其风格。之所以如此,还要从一段历史说起。

1683年,奥斯曼土耳其大军围攻维也纳城时,一位名叫哥辛斯基的波兰商人,作为奥地利传令兵,遣入敌军土耳其阵营,为奥地利军方带回许多重要军情。在他的帮助和波兰骑兵的救援下,维也纳

人最终打败了土耳其大军。此前,哥辛斯基在潜入土耳其阵营时,由于他演唱的土耳其歌曲深受士兵们欢迎,每次演唱完,士兵都会请他喝一杯苦涩却香浓的咖啡。喝了多次后,他上了瘾,被咖啡美妙的味道所吸引。他暗付,以后一定要在维也纳开一家咖啡馆,它也会给自己带来财富。

战争结束后,因潜入敌军阵营获取情报有功,哥辛斯基获得了“咖啡棚”专利,如愿在维也纳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。随后,“哥辛斯基”效应快速显现,1900年,维也纳已有超过600家咖啡馆,到现在早已是遍地开花。

其实,维也纳的咖啡一点也不便宜。一小杯“梅锡兰”或“卡布奇诺”就要15欧元。虽然如此,人们依然将咖啡馆作为休闲的首选。很多人面前放一小杯咖啡,就会坐上几小时甚至一整天,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,在氤氲的香气中,尽情地享受独具韵味的慢生活。

几个好友相约在咖啡馆,点上各自喜欢的咖啡,在慢慢品尝中,诉说自己心中的秘密,有幸福快乐,大家一起分享;有忧伤烦恼,大家一起承受。咖啡屋里,浓浓的咖啡的芳香,悠悠的是品味时陶醉的心情,淡淡的是挥之不去对往日生活的感叹,醇醇的是留在心底对未来的期

盼,以及朋友间兄弟姐妹般的感情。

自从有了咖啡馆,这里就成了知识界、文化圈人士活动的最佳场所。当年,心理学家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、作曲家约翰·斯特劳斯、勃拉姆斯和同是作曲家的安东·布鲁克纳都是咖啡馆的常客。弗洛伊德曾感叹道:“咖啡馆就是我的第二个家,也是维也纳人的家。”更有趣的是,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这对当年乐坛的竞争对手,本来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,却在小小的咖啡馆时不时的碰面,并常常为咖啡的牌子发生激烈争吵。最典型的一次,两人分别点了各自喜欢的咖啡,当男侍者将两杯鲜奶咖啡送



留白的妙处

□张勇

著名的八大山人,绘画风格独树一帜,观察其画作整体布局可以发现,画面中除花鸟等实物外,其余都空空如也,因此有人评价他“惜墨如金”。其实,留白并非八大山人独创,很多中国画家都深谙此中奥妙。齐白石老人画虾,偌大画卷上,不着一丝水痕,却让人感觉满纸透水。

留白是放得下。擅画者留白,擅乐者留空。

有人问钢琴家鲁宾斯坦,你怎么把钢琴的音色调整得这么超凡脱俗呢?鲁宾斯坦笑道,我的弹奏技巧并没有人们说得那么好,只不过我会“停顿”,这是艺术的精华所在。文学也是如此,不着一字,言有尽而意无穷;更是哲学中的“道以无为为大,大而无所容”。何时放下,何时就会获得一身轻松。放下、自在,是禅家的两重至高境界。留白,看似空灵,实则打通了一条通向内心的道路。那么曲折,却格外幽深。

留白是以“空白”为载体,进而渲染出美的意境。有留白,画面就有了“呼吸”,变得灵动,给想象以延伸的空间。给别人留有空间,从而让自己拥有了更大的空间,绘画中的留白艺术,也适合于人类的生存艺术。

中国话的最高境界,在于语音留三分。有些话,委实不能说得太透彻,说得白了透了,就萎了、寡了;说得多了、贫了,就絮叨了、啰唆了。讲得太明白,别人会减少与你交心的兴趣。真正有分量的人,只会讲有分量的话。一个敢于少讲话的人,必定是对自己话中传达的威力有信心的人。

每天生活在一起的夫妻也需要留白,精打细算,斤斤计较,反而会适得其反。老黏在一起,就找不到“距离产生美”的感觉;老说些没得一身轻松。放下、自在,是禅家的两重至高境界。留白,看似空灵,实则打通了一条通向内心的道路。那么曲折,却格外幽深。

过于紧张严密的生活,也许会窒息你们之间本来至深的感情。给婚姻一段留白,这段留白,是一点点缀,一点爱的绿意,幸福有时就隐藏在其中。

天冷时,刺猬彼此靠拢取暖,但必须保持一定距离,以免互相刺伤。“刺猬理论”强调的是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效应。每个人心中都把握着各自的心理距离,若是对方超过了心理距离,内心深处就会滋生不安的情绪,甚至会觉得侵犯了自己的私人空间。相反,若是能够做到“亲密无间”,就能营造出更加融洽的氛围。

生活的留白是好整以暇。闲眼就是忙碌生活的适当留白,倘若只有忙碌,没有闲眼,塞得太满,很快就会转动。留出充裕的闲眼,才能游刃有余。张潮在《幽梦影》里写道:“人莫乐于闲,非无所事事之谓也。闲则能读书,闲则能游名胜,闲则能交益友,闲则能饮酒,闲则能

著书。天下之乐孰大于是?”“能闲世人之所忙者,方能忙世人之所闲。”别人削尖脑袋、挖空心思去钻营的东西,你却视若敝屣;别人认定既不来电又不来钱的活计,你却乐在其中。这样反其道而行,才堪称艺术人生。给自己的生活留点空白,张弛适度才能获得一种平衡。人生五味是由酸甜苦辣咸组成的,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,给自己的人生留一点空白,就会体味人生的道理,明白人生的意义,让生活原来不是那么有滋有味。也给人留一点空白,才能愉快地跟人相处,欣赏对方的优缺点,创造一个融洽的人际环境。

一座城市也需要留白。韩国著名建筑师承相说过:“其实,很多人在规划的时候,他们是想怎么填充这个城市,这个是不重要的,重要的是怎么给城市留下空白,这就是城市的‘留白’。”为城市留白,彰显的是以人为本、科学发展的理念。



驼梁印象

□杨继平

北方山水粗犷雄厚,南方景色疏朗俊雅。驼梁居北方却不似北地风物,倒像江南名门寄养在太行人家未出阁的少女,生就一身南方的清新婉约气质。

出平山县城西行,过下槐镇,进入太行腹地,沟沟坎坎的树木庄稼碧绿如洗、旁逸斜出,友人纷纷关停空调,透过车窗大口呼吸这略带山野味的洁净空气,伸手细摸久违的山水脉搏。北转蜿蜒而上,公路标志牌上的村庄名称充满了诗情画意:东苇园、柏枝会、桃红沟、桂岭……让人浮想联翩。

进入驼梁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块太行巨石,上写斗大红字“凉”。下得车来,但觉蓝天不蒙尘,山民不施黛,空气一片清涼、澄澈,暑热一扫而去。景区道旁有河,水中有鱼,鱼身窄而小,当地老人言说:此水凉净,鱼儿长不大个儿。

上驼梁两条路:一条坐缆车,一条是原始爬山路线。我自认身体强壮,自然随了爬山一伍,开始了驼梁

游程。

从山脚观看,近处山道蜿蜒曲折,山麓处村舍错落,野水孤舟,很有江南意境。不远处峰峦叠嶂,雄奇壮观。远处峰岭竞立,直插云际。整体犹如黄宾虹的山水立轴,层次分明,旖旎一片。

眼见景色多变,耳听蝉鸣鸟语,每个人心里都装满了愉悦欢快。驼梁地形复杂,植被丰富,且北方惯常的杨、柳、榆、槐、枣等树种少,而南方多见的栎、桦、柞、枫则漫山遍野,各色树木高矮粗细不一,却一律青枝绿叶,纤尘不染。树木疏朗处,散生的丁香、木槲、山楸、山蚂蚱草等将山石遮蔽得严严实实,鲜有黄土裸露。

山道弯弯,盘旋而上。眼看无路可走,隐蔽处突现小桥、陡梯接引。突然走到一处所在,一色郁郁葱葱的白桦林,让人想起电影《白桦林中的哨所》。导游说这儿还真有哨所。驼梁森林覆盖率,防火是头等大事,景区遍布防火站和观察

哨,驻守的同志长年累月与寂寞作伴,是大自然最忠诚的哨兵。

告别哨所,继续攀行,山势愈见陡峭,石头千姿百态,有大湖味道。背阴处的巨壁大石,不分青白赭红,一律苍藓密布,翠色隐隐,显示出勃勃生机和峻峭之色。导游说这里的地质基础是变质岩,透水性差,所以地表水保持较好。一会儿,你们就会看到五指瀑、百仗瀑、三潭飞瀑。大家留心观看,果然不少地方有溪水,泉水或于地下石缝冒出,或于大石上漫过,碰到悬崖,便陡然而下,跌水成潭。

越向上爬,山越高,路越陡,林越密,山石树木,遮天蔽日,游人不知其所在,只能望见头顶一线天。大家一步一步,奋力攀登。好在气候凉爽,脚步一停,马上就落了汗。林中鸟语花香,山道偶有松鼠和野鸡现身,倒也疲惫的游客增添了兴致。

就在大家抱怨驼梁海拔太高时,突然感觉凉爽小了,树木稀了,

天空空了。导游说马上到达云顶草原。大家一下来了精神,手脚并用,钻出莽莽林海小道,登上山梁,心中豁然开朗。

云顶草原,也叫空中花园,当地人称草甸子。这个美丽的亚高山草甸,估计有千亩大小,极其平缓开阔。此时,我们的眼睛不够用了,但见花红艳丽,芳草碧绿,草原像个硕大无比的地毯,覆盖在驼梁上,阳光照耀下,十分美丽壮观。草甸中间有棵不知名的独立树,周边全是及膝深的葱茏花草,金莲、杜鹃、百合、野玫瑰、绒线菊汇聚成色彩斑斓的花坪,一片绚丽。独特的气候和环境,使这里的自然生命湿润鲜活,芳草如翠玉雕琢,花朵似胭脂点染,让人心生爱怜。一路山,一路树,不见天日,筋疲力尽,到了云顶草原,生命才得以张杨,心灵才能够放纵。

走过云顶草原,往上即通驼峰。顺木栈道前行,左手旁是原始森林,这是驼梁阔叶林向针叶林的

过渡带,造就了驼梁“一山存四季”的典型气候。清一色的松树,绵延不知多少棵,马尾松、罗汉松个个挺拔苍劲。松涛阵阵,大有钱塘潮汛之意。林下落满厚厚的松针,踩上去很软和,空气里有松香暗度,十分清新宜人。

穿过松林,道路相对缓和,一路青草野花,不多远便上到了驼梁最高峰。站在驼峰远眺万里关山,只见远山近谷,如烟如画,云雾缓缓流动,茫茫一片,使人不知天上人间。一路饱览,一路评说,一路欢歌。下山时大家发现了驼梁一个特别之处:山上山下,除景区少数服务设施外,没见到香烟袅袅的寺庙,也少有花花绿绿的广告。问询当地老人,方知驼梁地处深山,交通阻塞,开发较晚,无意中为人们留下了这方天地。

山水以自然美景为上品。但愿驼梁不媚俗、不功利、不张扬,永远保持这种远离红尘的超然之美。